

Márai Sándor

分手在布达

VÁLÁS BUDÁN

SÁNDOR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 著

舒荪乐 译

译林出版社



分手在布达

[匈牙利] 马洛伊·山多尔 著

舒荪乐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手在布达 / (匈) 马洛伊著; 舒荪乐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马洛伊·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52-6

I. ①分… II. ①马… ②舒… III.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93号

Válás Budán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19号

书 名	分手在布达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山多尔
译 者	舒荪乐
责任编辑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4
字 数	9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52-6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九月的炙热还没散尽。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白日里的气温还弥漫着秋老虎的余味。青年法官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在办公室研究手里的离婚案卷宗。

其中有一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很久以前，他认识双方当事人。判决协商定在隔天，他认识这位痛苦的丈夫，这是个年轻的医生，是首都一家诊所的主任。两人从前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低年级，上大学后又经常在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聚会中遇到。法官时常回忆起他这位优雅、深沉，神色羞怯的同学。现在，他整理着这些材料，医生的形象便跃然眼前了。早前的某次大学舞会上，他看见他，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在大饭店辉煌的前厅里徘徊，面带尴尬的笑容，

不谙世事地卖力回应着大人物们亲切和蔼的关切。他也立在人群中，年轻的实习法官不免同情起这个早已被他忘诸脑后，差点没认出来的同学。这是一阵瞬间爆发、毫无来由的情感冲击。但马上，一股无法抗拒的钳制力量将他俩分开，零星客套的一番寒暄和礼貌的微笑致意之后，两人又匆匆地擦肩而过。像这样沉默的相聚在两人之间周而复始地发生着。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碰面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简单地握握手，礼节性地问候几句；是的，如果“聊些别的什么”呢？别的？聊什么呢？法官站在窗前，思绪飘散开去。

透过打开的窗户，就能听到从看守所院子里传来的卡车车轮的转动声，看守的口号声，接着是重物，也许是大麻袋被重重抛下的声音，劳作的声音。法官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看守所那面布满通气天窗的防火墙，夏日里闷热异常，冬日午后则早早地便天昏地暗了。按照他的官职，这个事业刚刚起步的政府官员只能暂时在大楼里委身一隅。临街舒适、宽敞的办公室只分给职位较高的法官，不过他也觉得这样安排完全合情合理。楼下院子的空地上，犯人们正从卡车上卸麻袋，他们把重物往肩上一扛，排着纵队消失在地下室活动门的背后。法官已经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三年，每天都会看几分

钟院子里的动静；犯人在这里散步，前来探视的被拘押或被判刑的犯人的家属从这里匆匆走过，参加听证会的拘押人员也从这里被带入法院大楼。他对这幅画面，这个悲伤、单调的世界了如指掌，但假如下班前不在窗前站上一会儿，不像猎奇分子需要确认搜寻到了奇闻异事一般怔怔地盯着窗外看一会儿，他的一天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结束的。看守所里的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就像工厂里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地分配好一样——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惊悚恐怖，却也是哀伤绝望的。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每天对着看守所的防火墙和铁门紧闭的院子盯上几分钟。

格雷纳尔·伊姆莱，格雷纳尔医生，他无意识地默念着。这是医生的名字，现在他准备和妻子离婚。法官仔细地审阅了老同学的个人档案，往事一幕幕浮现。格雷纳尔医生出生在北部地区的一个撒克逊人家庭。现在他才知道医生长他半岁，六月份就满三十八了。尽管两人是同学，可他要到十二月才过三十八岁生日。不知为何，得知这个信息让他有些惆怅。他妻子的年龄也让他大吃一惊：她也过了三十。案件的双方在他的脑海中鲜活起来，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九年前，一个热得人汗流浹背的夏天，他在玛尔吉特岛的网球场

上第一次看见法泽卡思·安娜；那会儿，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不可能认识格雷纳尔医生；至少没听说他俩订婚的消息。某天夜里，他们在岛上散步，朝玛尔吉特桥的方向走去。他提着姑娘的球拍，法泽卡思·安娜穿着蓝白条纹的夏装。路上漆黑一片，他们聊起了多瑙河之旅。他在马车站边的一盏路灯下仔细端详法泽卡思·安娜的脸庞；年轻的姑娘在昏暗的灯光下微笑着转向他，嗓音温软柔和；但她的温柔，她嗓音中模糊的、淡淡的意蕴也许只是他的想象。他们一行四人，有一个姑娘是法泽卡思·安娜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位稍年长些的先生，是那姑娘的父亲。在此之前，她只见过法泽卡思·安娜两次，最多三次；关于她的情况，法泽卡思·安娜只知道她父亲是名校园督察，几年前退休，随后就搬来了佩斯；姑娘从小在佩斯的一家学院里长大。安娜是个营业员，近几年来，她总是流连于各色舞会。她们聊了些什么呢？他已记不得了，不过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姑娘的声音。接着四人便静悄悄地在这段迷迷蒙蒙的路上走了一会儿。他在第一个路口那儿驻足，姑娘突然转向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他把她的脸看得清楚分明了。他们已到桥边，又默不作声地继续走着。第二天清晨他出发去度假，在奥地利的温泉度假村里待了四周，

他就是在那儿遇见了自己的妻子。不过他们一年后才成为情侣。那年，他已经向妻子求了婚，在那场非正式的订婚仪式上，他娴熟地周旋于众人之中——他加入了一个叫“女孩之家”的社团，但热衷于散播小道消息的妇人和姑娘们早就知道他订了婚——他还遇见了法泽卡思·安娜。这姑娘身材匀称，也许称得上漂亮……漂亮？法官低头看了看院子，像是在找什么人。卡车的车斗已经倒空，守卫押着最后两个扛重物的犯人朝铁门走去。法泽卡思·安娜的面容早已模糊。

他把文件摞放整齐，把准备好的文件按照法律条款排列好；双方声明已分居六个月，以“非法遗弃”为由申请解除婚约。他坐下，弯腰从桌子底下的抽屉中翻出一盒廉价卷烟，塞进公文包里。又从另一个抽屉中翻出几根上等香烟——这些香烟是为来客准备的，他自己只抽赫塔或者女佣在家里卷好的廉价香烟。但现在他准备去参加聚会，也许需要给别人递烟；因此，在公文包里塞几根过滤嘴饰有金线的香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举动也并非是完全不情不愿的；他觉得公文包夹层中出现这些“惹眼”的高级香烟这类炫耀的小细节能够为他减轻少许经济上的压力，也许生活，至少他和他的个人生活会舒适、平和、富足些——他满足于这种廉价的香烟，

也不排斥其他风格的服装或者住宅，甚至更单纯些的社交方式。揣着金线过滤嘴香烟，他便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他早就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不过当下这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他参加聚会，无论过程中的体验是好是坏，他都不用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只需“在场”即可。他轻叹一声，厌倦地笑了笑。他叹息是因为生活，他承受了太多生活中的“社会”责任；而他笑则是因为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整理好材料，机械而熟练地把香烟和其他几样个人物品锁进抽屉：钢笔、放大镜、一小瓶绿色墨水。他尤其中意这种特殊的颜色，假如助理法官或是他自己不小心让绿色墨水干结成块，甚至不在桌子上时，缺失感便会立刻浮现出来。

他边想着法泽卡思·安娜和格雷纳尔·伊姆莱，边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已过六点半。这个时候，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悄然无声了。还有四份离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头，他一一取来浏览，最后不耐烦地往其他文件堆里一扔。他搜寻着最后一次与法泽卡思·安娜相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法官近几年已很少参加聚会了——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也许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时机的原因，他过早地进入机关，被圈入婚姻的围城；这是

他不愿细思的一面，他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某种他一直不愿用机敏的目光搜寻的东西。法泽卡思·安娜结婚的消息是他从报纸上得知的。后来几年，他再也没听说他们了。他突然回忆起那一刻，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一刻，他听到格雷纳尔·伊姆莱，就是这个格雷纳尔·伊姆莱，这个他少年时期、大学时期萦绕于思绪中之人，这个他愿意满怀热情地与之促膝长谈之人，这个与他时常照面却永远无法深入交谈之人，娶了他认识的姑娘，她……回忆就此打住。法泽卡思·安娜是谁？除了那些肤浅的、比逢场作戏更浅薄多余的社交关系，对他来说，她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只在青年时代，在网球场上遇见过她两三次，结婚后还在另一些地方遇见过她；可关系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团中认识其他年轻姑娘或妇人那般，连名字都不曾知晓。他还是觉得，正巧是这个格雷纳尔·伊姆莱娶了这个他在玛尔吉特岛上一起散过一次步，这个在昏暗的小路上转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泽卡思·安娜，是一件极不可思议之事。那时，她什么也没说。而现在，格雷纳尔·伊姆莱夫人法泽卡思·安娜的资料就摆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戏谑地想；他讥讽似的低声笑起来，就像在指责自己的这个粗俗结论。

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纳尔·伊姆莱犯有非法遗弃罪；同时，还有另外三份“非法遗弃”卷宗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法官焦虑地看着这些文件。刑事案件中，他一定会因为熟人避嫌的原则回避，例如在这种曾经是校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案件里，他是不能审判的；而这桩离婚案件的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么差错，最后也调解无果，那么第二天下午离婚判决便可生效，格雷纳尔·伊姆莱与妻子法泽卡思·安娜就正式离婚了。他认识离婚当事人的这一事实当然无法成为他要求主持调解会的理由。他将桌子上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时间不早了，他又向楼下看守所的院子里望了一眼。他确信那儿没有人后，便拿起帽子，娴熟地在走廊中踱着缓步离开了大楼。大楼年迈的门房朝他恭敬、亲热地打了声招呼；每当这位年轻的法官进入或是离开大楼时，他便会奉上自己的热情，而别人应该无法察觉。他刚刚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伤，但同时又感觉良好；这个卑微、低级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向一个与他级别相差悬殊、比他社会地位显赫得多、在政府这个集体中更吃得开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体会到了各种内涵，也感觉到了带有敬意的慈爱，他努力维持着尊严，同时也友善地向门房点点头，因为农民出身的老门房属

于这个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集体，而他也正是这个集体中高贵而优秀的一员……他在门边停下来，照着大楼上的钟校准自己的手表。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文件，也想起了将他与这栋大楼和其中的人群、法官、办事员、执行官融为一体的清晰内敛却又生机蓬勃的归属感。就像往常一样，作为最后走的法官，他满怀内疚、歉意和迟疑地离开了这儿——他勉为其难地离开工作岗位，就如同修士迈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迟疑不决。在这一刻，这种感觉，除了用面对陌生环境时从心底生发的对世俗无缘无故的恐惧来解释外，他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疑惑地四下张望。在他身后，门房关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门，插上了门闩。

2

聚会定在下午茶和晚餐之间的时段——时髦的市侩俚语打趣地把这种聚会称为“早晚餐会”。因而，受邀者大都会在晚餐时间之前，也就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抵达，主人则用大托盘奉上茶水、咖啡、葡萄酒和烤肉冷盘；宾客们站在小餐桌边，来去自由，这样的聚会有时会持续到深夜。此类随性的邀约比起过去的“正式”盛大晚宴，自然为主人减轻了不少负担，让聚会变得更简单。节省时间是关键因素，而中产阶级，也就是那些只雇一位女佣的家庭、对退休金和工资收入锐减忧心忡忡或是盲目乐观者、坚守日益萎缩的尊贵上层阶级“贵族”特征的保守主义者、坚韧而低调地怀着阶级自省意识的中产人士，尝试着以这种开放的方式维持随性的社交生活形

态。科密沃什夫妇也去朋友家参加过这种风格与过去极尽铺张之能事的时髦宴会相去甚远的含蓄“早晚餐会”——不管怎么说，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宴会形式都为主人和伺候宴会的下人们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赴宴的路上，法官想，这几年世界变化得太快了，连社交形式都开始改变。他熟悉也倾心于这种低调的中产阶级生活，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员；他甚至觉得整个中产阶级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故事在社会习俗形成的过程中保存下来，阶级的追求便是他的追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他把大众的幸福与安全视为己任。

他缓步从桥上向布达的方向走去；他摘下帽子，双手背在身后，上身微微前倾，双眼盯着地面，迈着缓慢而随意的步子，跻身于形色匆忙的夜行者之中，他的模样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头上早就生了白发，自从进入总部后，最近几年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身体也开始发福，这让他感到困扰。内心，他鄙视一切粗俗之物，包括形态上的不堪入目——他推崇节制的生活，满怀热情地奉时下流行的健康生活方式为《圣经》。总体来说，他认为过于纵容身体追求舒适之辈在精神上也总是懈怠的。其实他并不胖，生活过得一丝不苟，吃喝都很有节制；但几年来，这

种他一直无法苟同，甚至有些鄙视的轻松闲适的生活开始在他身体中膨胀，他一度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投身于时髦的健康饮食的想法毕竟持续不了太久，对他来说，这有点儿太女性化，太有失身份了。可令他困惑的是，这个问题，这个体形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像个四十岁的男人，两鬓斑白，挺着尊贵、显眼的肚子。他有时也和密友谈起自己的体形，自嘲说：“大腹便便。”不时进行的探讨让他意识到，这样的体形有助于平衡年龄突显的经验不足之感，彰显威望。他的外表、谈吐、生活方式代表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和法官；退一步来看，他若真是这样，就应该承认近年来他对自己的确有些放任。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时常让法官深陷其中，颇为苦恼。他倾向于认为发胖是“令人不快”的——相较于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比如“事业”起步、家庭琐事、生活困惑和声誉名望，这种体形出现得太快或者说太早了。超速发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在陷入迷茫或不安时会认为，也许是死亡。一定是某种隐秘、黑暗、无法广而告之的求死欲望或是死亡恐惧——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两者毫无二致。这个“一段时间”，事实上在他的日历中，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那一刻，也

就是一年半以前的两场调解会之间的休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奇怪的晕眩，接着又不断地在其他时刻感受过那种晕眩。晕眩让他惶恐、害怕，其中还掺杂着一些自卑和羞耻；这不符合法官的形象，也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应有的精神面貌，科密沃什·克里斯托弗悄悄地在灵魂深处鄙视自己。他当然没法这么做，不行……身体的困扰引起糟糕的自我感觉，导致精神困乏，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有一次，他本应下午从市里开车回家，但走路时晕眩又不合时宜地出现，科密沃什便去了医院，医生们给他做了全面体检。第一次“爆发”后不久，第二次，紧接着第三次接连而至。不过，医生们安慰他“没什么器质性问题”，心脏也很健康——他父母两边的亲戚都很长寿——他们过着节制寡欲的生活；一切变得敏感、沉重起来。然而，体检和疾病指征还是能给他些许安慰。几个月以来，他摄入尼古丁更谨慎了——抽烟曾经是他唯一的爱好，他根本无法，或者说他根本不想戒掉——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舒坦些。今年，那些细密的回闪、针刺般的麻木、仅仅持续数秒的意识模糊的晕眩不再出现，起码不如从前那般来势汹汹，也不再有什么自卑感。是的，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规律地生活，少抽点儿雪茄和香烟，少干点儿工作，也许再做些

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散步——这几个月，他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无疑都是有好处的。他的自卑、羞愧源自对即将发生之事的预感……是的，这件不合时宜的事似乎即将显现……这种感觉再也没出现，却像仍然逗留在他某处神经中。

是的，神经。现如今，大家都有点“神经紧张”；科密沃什看不上容易紧张的人，不知怎的，他觉得这样的人既粗俗又没品。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这种观点，只是在潜意识中模棱两可地认为高贵者是不会坐立不安的——当然，假如某些人后天得了或是遗传了神经疾病，那就另当别论了。他相当嫌恶“神经紧张”这个词，这种表述，这个用来轻松随意地推脱某些繁复、严肃的责任时抛出的廉价借口。人或“生病”或“健康”，绝不可能“神经紧张”；他就是这么想的，也绝不会坐在法官椅上听任这一想法保持缄默。这是个脆弱不堪、喋喋不休、贪得无厌、毫无底线的浮躁世界——他对此类“现代”生活中紧张的婚姻关系嗤之以鼻，男人和女人如此随意地在法官面前作鸟兽散！他也对那些“情绪不稳定”的罪犯们怀有成见，他们用臆想中年少时所受的伤害为借口，大言不惭地向法官确证，他们意志坚强、胸怀壮志，是某种